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李润杰快板书新编

天津市曲艺杂技团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X1092毫米 1/32 印张33/4 字数66,000

一九七四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七四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0

统一书号：10072·467

每册：0.23元

目 录

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1
风雨行	21
抗洪凯歌	30
立井架	44
千锤百炼	54
火海擒敌	68
峻岭青松	80
附：智取敌哨所（天津快板）	95
学习工农兵 歌唱工农兵（代后记）	
——创作快板书的几点体会	103

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说的是祖国大西南，
哀牢山脉山套山，
原始老林遮日月，
密密匝匝高又顽。
抬头看，葛藤吊挂赛罗网，
脚下看，没人深的烂泥潭。
万年松柏大树洞，
藏人都能藏一个连。
这里面狼虫虎豹到处窜，
怪鸟哀鸣震心弦，
要走进森林看一眼，
都觉得毛骨悚然心胆寒。
这里边住着苦聪族，
他们过着原始生活真艰难。
围兽皮、穿树叶，
天天跟野兽打牵连，
吃野果、吃野菜，
捕捉野兽当饭餐。

这里边树木交杂难种地，
要种地得先把树木砍一片，
点着火，烧成灰炭再种田，
没有农具用个木头棒，
削个尖就往地里穿，
扎个窟窿就下种，
收不收的是全靠天，
种上地就日日夜夜来看守，
防止野兽野鸟来糟践，
到秋后得到“大丰收”，
一个人顶多够吃几十天。
各种生活用具更缺乏，
想弄点什么都不简单。
宝贵的东西就是火，
想取火得找来干的芭蕉根子做火棉，
放在地上用两根竹棍儿来回搓，
紧着搓也得多半天，
直到竹棍儿发热冒了火星，
迸到芭蕉根上燃起烟，
再吹出火苗来点火，
您听听取火是多难吧。
为保持火堆长年不熄灭，
要搬家连火一块儿搬，
要是赶上下雨房子漏，

全家人都用身体遮雨护火焰。
苦聪族一家一户住得很分散，
在这里难见太阳难见天，
阴森森老林纵横几百里，
长年不见有人烟。
就在一九五六年这一天，
哎，看树丛里闪出人三个，
绿色军服身上穿，
肩上挎着冲锋枪，
精神抖擞四下观；
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战士，
为寻找苦聪族他们七次进深山。
前边走的是严班长，
他的名字叫严国权；
后跟着小李和小赵，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把话谈。
小李说：“班长呀，咱们前后来七趟啦，
按天算一百三十天，
钻树、踩树、绕大树，
这无边林海里找人可真难。
莫非说苦聪族没有住在这里面？
找不着真叫人着急心里烦；
三番五次都白费劲，
这个任务咱得多咱完！

光看见猴子排大队，
马鹿野鼠来回窜，
那一天大狗熊差点舔了小赵的脸，
想起来可真有点悬！
今天是咱们下山日，
倒不如打两只野兽早回连吧。”
小赵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泄气里边还夹着馋。”
小李说：“我不是想吃老虎肉，
我是说咱们出来这些天啦，
连个人影都没见，
这海里摸锅碰不上边。
我不怕吃苦不怕难，
就怕完成任务没有准时间，
天天在这里边转，
简直成了大逛动物园啦。”
班长说：“小李不要性子急，
事情不能看得太简单，
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们到边疆，
这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光荣担子咱们要好好
担。
咱们进山寻找苦聪族，
这个意义很深远，
为了民族大团结，为了阶级兄弟不再受苦难，

咱们找上几年也不烦。

小李你现在有点饿了吧？”

“不饿，就是肚子直叫唤。”

“还是饿啦，我看咱们吃顿饭吧，
休息会儿有劲好爬山。”

在眼前有个大树洞，

小李一看心喜欢：

“班长，咱在这树洞里吃顿饭，
保险野兽伤不了咱。”

“好！”三英雄钻进大树洞，
席地而坐围了一圈。

小李打开干粮袋，

一边吃着一边谈：

“哎！小赵，咱这个树洞大饭店，
不知开了多少年啦！

就是客人来得少，

皆因没有服务员。

今天我来做招待，

敬你一块甜饼干。”

小赵说：“服务员同志别客气，
咱们一块来会餐吧。”

说话间忽听外面有动静，

小赵急忙伸手拉枪栓。

班长说：“不要乱动跟我来。”

猛然间跳出一人站眼前，
只见他身上无衣赤着体，
有张豹皮围腰间，
胸宽背厚筋骨壮，
皮肤褐黑铁一般，
披散头发长有二尺半，
两眼放光似闪电，
朝着他们仨人看了看，
一扭头，急飞似箭奔了正南，
在他面前交叉几棵大榕树，
噌、噌、噌！他几步跳到树那边。
班长一看这一定是苦聪族人，
嘿！心里别提多喜欢啦。
他带着小李和小赵，
在后面追赶喊得欢：
“哎！老乡，请你不要跑，
我们有话对你谈。
请你站住别害怕，
我们不是坏人进深山，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越喊他在前边跑得越欢。
眼看前边一道大山涧，
万丈深渊把路拦，
这个人直奔涧边跑过去，

可吓坏了班长严国权，
恐怕他一脚蹬空掉下去，
粉身碎骨活命难，
忙喊：“千万不要再跑啦！
山涧危险、太危险。”
严班长话音儿还没落，
见那人越身跳下大山涧。
“哎呀，完啦！”三个人全都楞住啦，
严班长心里好象刀子穿，
急忙到涧边往下看，
并不见尸体在哪边。
小李说：“这个人可能全摔烂啦！”
小赵说：“那怎么不见有血斑？
这个人可能没有死吧？”
小李说：“这个人没得很新鲜。”
班长说：“今后我们见人千万别追也别赶，
这次的教训务必记心间。
据我想这个人能在这儿出现，
他的住地可能不太远。
今天本是我们的下山日，
咱们干粮也吃完啦；
为了和苦聪族弟兄早见面，
是不是我们今天不下山，
再往前边找一找，

越过涧沟继续奔正南。”

“好！”小李小赵连说：“对！”

他们钻刺丛、爬悬岩，脸上的汗水擦不干，

都忘了饥饿和疲倦，

在这林海里打转圈。

一直找到天色晚，

小李说：“这边的大树可更预啦。

前边的地势也平坦，

要都这样走路多方便。”

他光顾说话没注意，

“噗哧”掉进烂泥潭。

严班长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腕，

说：“小李千万别动弹，

你越动可越往下边陷。”

小赵过来拖住肩，

两个人用力往上拉，

这才拔出烂泥潭。

小李说：“小赵快往后边站，

这个烂泥真叫粘，

你那个地方又要陷，

掉下去就得把‘菜腌’！

这里边就跟酱缸一个样，

论滋味就是缺点盐啦！”

班长说：“快跟我到水沟冲冲去，

弄身烂泥还扯笑谈。”

“是。”小李把衣服冲干净，

拧拧水就往身上穿。

三英雄撤身往西转，

转身绕过烂泥潭。

正走着，小李说：“班长快看看，

这里有个小房间。

上边搭的是芭蕉叶，

竹杆子树枝架的房山，

就跟瓜窝铺一个样，

这房子盖得真新鲜。”

（白）“有人吗？”

“没有。”

“来，我们在这大树下边等一等，

看看是不是有人回房间。

要有人回到这房子来，

可不要乱动乱发言。”

“对！”

三个人来到大树下，

一声不响地来察看。

越等越黑天越晚，

夜风吹来透体寒。

为寻找苦聪族阶级兄弟，

三英雄心里抱着火一团，

这一宿仨人都没合眼，

眼看就要亮了天，

连个人影都没见。

小李说：“这个事情真新鲜。

这房子明明有人住，

楞不回家来睡眠；

放着福不会享呀，

要睡个大觉多舒坦。”

班长说：“小李困了吧？”

“不困，上一次三天三宿没合眼，我的两眼还
瞪得滴溜圆哪！”

“肚子叫没叫？”

“没叫，前半夜叫过啦，它一叫我就拿裤腰带
勒它，一勒它就不叫唤啦。”

班长说：“好，真不怕吃苦不怕困难。”

这时候忽然来了一阵雨，

唰唰唰的赛喷泉。

这小房子呼嗒呼嗒不住响，

严班长站起身来到近前，

一看房顶搭的芭蕉叶，

被风给掀开露了天；

严班长拿起个树枝忙压盖，

“吱——哧”的一声一点寒星落眼前，

钉在树枝子上边一支箭，

“啊！”一回头见有一人空中悬，
手抓葛藤跳在地，

“嗒嗒嗒”一溜飞跑奔了正南。

小李小赵提枪就要赶，

班长说：“赶快坐下别动弹。

即使我身上中了箭，

也不许你们把枪还。

这是首长的指示要谨记。”

说着话忙把房盖给遮严。

“据我看咱们还得多多想办法，

光这样傻找傻等不沾弦。

现在咱们下山去汇报，

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指导员。”

“是。”三英雄循原路回到连队，

详详细细报告完。

连首长仔细分析又研究，

指导员面带笑容把话谈：

“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很关切，

毛主席特别关怀挂心间。

党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

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

据你们汇报的情况来看，

语言上不通是一大关。

苦聪人对我们还不了解，

要想接近还得绕点弯。
这山下边住的瑶族、哈尼族的弟兄们，
可能会跟他们有关连，
莫若你们深入群众去查访，
掌握住情况寻找点关系再进山。”
三英雄连说：“是是是！”
马上行动不迟延。
通过联系来到山下牛塘寨，
跟瑶族、哈尼族弟兄一起劳动干得欢。
没几天就和群众打成一片，
都愿意跟他们把心里话来谈。
班长说：“有人知道苦聪族吗？”
大伙说：“在老林里边住多年啦。”
班长说：“那里边生活多艰苦，
为什么不搬到山下边？”
“咳！”大家伙叹了一口气，
站起个瑶族姑娘邓玉兰：
“严班长你今天提起这个事，
叫人又恨又心酸。
我姐夫就是苦聪族，
原来住在这老林边，
可恨国民党反动派，
烧杀抢掠太凶残，
把他们给逼到山里面，